

經部

春秋集注卷八

宋 張洽 撰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奬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

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蠻荆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　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鄫公羊作合　鄫鄭地杜氏注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鄫援之於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以不貳于楚弃

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晉衛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葬速也

鄭師伐宋

楚令也杜氏注以彭城故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齊姜也 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 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注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

鄭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注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案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杜氏注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叔孫豹僑如之弟傳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皋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 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陸淳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于鄭也 愚謹案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盟棄信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劉氏傳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　許氏曰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共王之所以不振也

公如晉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長樗近晉之地　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　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　杜氏

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洛州永平縣　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齊曰寡君以歲之不易顧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耏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今案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

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强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

胡氏曰陳久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于禮義害楚之政去逆効順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罪晉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茶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羊作弋下同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盖禮畧也

冬公如晉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

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覲鄫太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劉氏傳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為附庸于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如此春秋益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稻緩 杜氏注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 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此案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于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

書也秋大雩傳旱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注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愚謂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歎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公至自會冬戍陳傳諸侯戍陳公羊曰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書勞也辛未季孫行父卒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杞桓公卒夏宋華弱來奔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

滕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傳鄫恃賂也杜氏注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案呂氏以為鄫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絶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冬叔孫豹如邾 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 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愚案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罪也 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衰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萊恃謀也初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

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亦始朝公也　城費　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邑　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于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

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帥
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
强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
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
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
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
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穀梁或作隬鄭地　傳楚子囊
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注謀救
陳陳侯逃歸
故不書救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公羊
穀梁頑作原鄵作操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
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弒之

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謹案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為弑也明矣弑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則主諱之說穀梁則主不使得加之之說然則春秋書卒而不書弑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夫中外逆順天下之大分也鄭僖欲去楚而返見弑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于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于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亟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

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氏傳諸侯戍陳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中微偹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誅鍱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濕　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謹案僖公方葬楚方脾睨鄭人
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
人以貶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任公輔曰故邢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襄
國又遷夷儀　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
在而大夫會也　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
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
也晉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
亦可見矣　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
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
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
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

會悼公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　謹案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入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　謹案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鄫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　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

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傳報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 傳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氾令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庇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次于陰口而還　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輙救之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之道矣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乃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　杜氏注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偪陽杜氏注彭城傳陽縣今徐州沛縣　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

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
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
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范氏說有善事則并焉猶
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
吳甲午遂滅偪陽
若會與遂異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
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毋閭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
乞師于楚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
伐我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之有
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傳
諸

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呂氏
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
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
以彊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羊穀梁作斐　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
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
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
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
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程氏傳不
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
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
命未改止之及鄬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
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
其咎故公子騑者從逆之人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
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

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

戍鄭虎牢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愚謂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胡氏曰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嘗荆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楚之不若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己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

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税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　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强直欲盡無公室也　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

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我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

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胡氏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

石㚖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程子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臨江劉氏曰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于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于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于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

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畧其文以見其實葢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亂同好惡公至自與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　霄穀梁作宵　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　許氏曰書

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台穀梁作邰杜氏注琅邪費縣有台亭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

為政爾　穀梁傳受命而救郚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氏傳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　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杜氏注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

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公羊作囆　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出奔齊衛侯下公羊有衎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

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杜氏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君春秋以衛侯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　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

弱臣彊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强臣定常君而存大義也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勞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愚案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　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劉夏逆王后于齊杜氏注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　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于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于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于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之無及敵去而後城郛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傳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與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
梁戊寅大夫盟溴水名杜氏注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
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忽皆稱鄭
伯也　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
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
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晉侯
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
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
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在是其言
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
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

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氏傳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于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于未兆而弗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于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湨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

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何氏注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録以歸惡其專也　愚案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　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成傳齊侯圍成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大雩冬

叔孫豹如晉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羊穀梁並作瞷宣公也泰山孫氏曰前年魯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

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　桃杜氏注卞縣東南有桃虛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公羊傳曰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傳蕃服于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所以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于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　愚謹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梁作齊侯　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

幾亡其國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

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　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　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于天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于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杜氏注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　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案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愚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　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奈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

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于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

公至自伐齊 胡氏傳同圍齊以伐致何也見齊靈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于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齊侯環之謂矣

取邾田自漷水 杜氏注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傳見上文注 案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于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漷水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

季孫宿如晉 傳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謹案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罪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杜氏注詳録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 愚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總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撣帷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曾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者使半為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賢有足法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謹案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詞言之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羊作喜　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胡氏傳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注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　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

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注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　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于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襄陵許氏曰祝

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穀梁作濕

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于蠻荊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作光

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

亡 叔老如齊傳齊子初聘于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兖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 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其心壹以

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　劉氏傳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黶娶于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

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子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于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而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于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于人道之始閨門之内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比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曹武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于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

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　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氏傳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遂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不忍也遂縊而死　劉氏傳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傳杞孝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　杜氏注畀我庶其之黨　泰山孫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呂氏曰慶虎慶

寅之罪不等故言及也 胡氏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傳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劉氏傳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 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𤔡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冐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　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闡語欒孺子者則或歎或泣而欒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弃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

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襄陵許氏曰齊間欒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書齊侯本其惡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反怠弃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明矣

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接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于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杜氏注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申豐趨退訪于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己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氏注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詞

齊侯襲莒

杜氏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

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

備焉書曰齊侯襲莒盖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

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注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遂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録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葢自是不書

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氏傳古者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盖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茍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　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弑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罪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

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 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胡氏傳崔杼既弒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罪之之深如胡氏之言予惡桒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于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罪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杜氏

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殘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四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

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蠆 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並作謁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傳二十年衛甯

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三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

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
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甯喜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
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　或問甯喜弒
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于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
位未嘗絕也曷為書喜之罪不從末減乎愚以為人臣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
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
其子爭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
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棋而
知其身之不死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
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
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
明辨之也　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
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　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

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禄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罪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别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禄以周旋戮也　杜氏注衎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　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

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于心衡于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案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甚矣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杜氏注澶淵衛地又近戚田 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胡氏曰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

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 胡氏傳曰世子痤者寺人之譖也而獨罪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傳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劉氏傳曰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

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羊作瑗　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

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黒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　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曰徽天下之政中

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梁作專

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殺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 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

殺其大夫皆以其私罪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　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劉氏意林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于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于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絜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

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 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荒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吕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内外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

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圍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于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强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盖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

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氷為災而書孔頴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蠻荆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内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食坐見于

羮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于尖國在易坤之剥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夫嫌于無陽而後稱陽猶嫌于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傳吴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吴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閽弑吴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

盟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大叔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蔦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

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

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遏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于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

愚謹案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于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于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恝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

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質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注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案南燕見桓十二年注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羊作頗下同

傳楚子使薳罷

來聘通嗣君也　愚案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羊穀梁無宋字　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于生辱之甚甚于死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何以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襄陵許氏曰王化始于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夫公羊作年夫　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穀梁傳甚之也　愚案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

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絕也曷為不言

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　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盍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于春秋者其能知之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衛地

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于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

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弒君是誠為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　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識何識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一子弒父二如是則倫愆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 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于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雖犬之亡失也以為末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

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愚謹案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蠻荆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天下之日尋亂亡以見深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　杜氏注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春山孫氏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胡氏傳般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杜氏注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 襄陵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春秋集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注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陳守觀

春秋集注卷九

宋 張洽 撰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 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號公羊作漷穀梁作郭 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爲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　謹案會號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公子圍恐晉之狎主盟約于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歃春秋正内外之分以宋之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號之役又以請讀書加牲上則是以蠻荆而爭勝也内外之分不可亂也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　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注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案古文及彼處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曰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注左傳云一本無輿字 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子可立也展輿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杜氏注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利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 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胡

氏傳公子圍弒郟敖而以疾赴諸侯𤼵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弒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横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簒弒之罪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　謹案隱公弒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麇弒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弒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廏尹子晳出奔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臥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惟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

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

義也季孫宿如晉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不若也此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叔弓如滕葬成公　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襃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秋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八月大雩傳旱也冬大雨雹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

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于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雹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　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

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爾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兵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　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

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令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

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

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

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挾慶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校是其強盛則曰

晉楚惟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乾谿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隣不能討之于外有與之會以定其國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判楚之屬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楚執夏盟之意也　愚謹案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弒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弒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于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

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愚案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

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作厲 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 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鄫 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孫氏曰案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

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遂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

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正義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于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于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

以著其罪　愚謂季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氷之已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于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讐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

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茲杜氏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 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録其人 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而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滛人為後戒也 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

討不以師而謗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 蚡泉杜氏曰魯地 地譜魯東境之地 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愚案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罪大夫之專可見矣

秦伯卒 傳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于越其先也杜氏注越國會稽山陰縣 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

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　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杜氏注魯怨杞因晉取其田不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田也 葬杞

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　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龍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

而殺之　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遂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遂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益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强

冬叔弓如楚　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愚案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中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凶暴者今始通好于楚益不待遠啓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　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瑶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　案禮記曰戎容

暨暨注云果毅貌詳此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者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　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暨齊平　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于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懸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寵荆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于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穀梁傳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癈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泰山孫氏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

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　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罪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世子資以强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于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傳晉侯築虒祁之宫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内則安于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惟宫室之崇以為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

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未成為君也

秋蒐于紅紅杜氏注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

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兵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于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傳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

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穀梁傳惡楚子也　杜氏注招復稱公子兄已卒　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　令案杜氏注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益杜氏意料之辭爾然自宋之盟見于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于昏而無所正救益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罪必不加于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罪之輕重殺梁子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襄陵許氏曰楚旣滅陳威震諸夏是以撫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杜氏注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並作火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悕矣 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罪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

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子如穀梁以為存陳得其吉矣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杜氏注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傳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强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愚案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于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非也　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

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 傳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注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毁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

類固存矣戊子晉侯彪卒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氏注無冬闕文成公羊作戊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

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陸淳曰蔡侯之罪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　胡氏傳般弒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共忘其為亂賊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罪殘身瀦宮誅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弃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

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儌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脉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杜氏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譜云是魯南鄙之地　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公羊作侵羊　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祲祥修好禮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羊作屈銀　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

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亦之不能使楚盍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畧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十二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胝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畧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罪其失輕重之别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為惡也故諸侯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傳葬齊歸公不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劉氏傳世子猶世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于世子矣

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也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

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氏注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 愚案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 傳楚子謂成虎

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 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晉伐鮮虞

杜氏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案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 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 蘇氏曰晉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軌

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常山劉氏曰夫悖信明義之也懷利尚詐中國之道也晉伯國也鮮虞微者也晉悖伯主之道反行小人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外之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哉惟在于義利誠偽之間耳信義一失則遂入于禽獸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于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注 杜氏注南蒯以費叛故

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

子致之　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强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也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没之也　愚案圍棘之與圍費皆為國內之人叛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為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于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　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

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注在譙國城父縣東竟

傳楚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

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弑君即自楚

弃晉以至今年因國人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弑其君書何哉悉謂比之出弃懼罪而亡也楚靈君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底其禄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弑君之罪觀從為從從而比實為首非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弑明乎君臣之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弑 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 胡氏傳弃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

曰弃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狀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久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弃疾之君乎然比凡也黒肱弟也弃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罪棄疾者誅其本意在于代比而非討之也夫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弃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弃疾譎殺之固不得以弑書也春秋定罪毫釐必察比不能效死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于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　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以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

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愚案當時晉平主盟内惑于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宫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内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霸業也

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于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于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内結夏盟外攘王慨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于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

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

程氏傳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罪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

胡氏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　杜氏注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　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不臣何以非伯

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弁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僞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泰山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

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胡氏曰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弃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蠻荆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益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　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泰山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　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强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

以賄賂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廢周禮也春秋是以不書葬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 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益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于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

皆平夷意懨是也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凡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眛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氏傳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也叅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叅禮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顧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爲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高郵孫氏曰武宮煬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羊作昭無出字　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氏傳楚子弃疾以朝吳忠于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

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處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知甚矣特書其出奔亦罪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䳒鞮歸

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

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畧矣

冬公如晉 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愚按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攬修德明政刑以强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强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格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 杜氏注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即新城也 傳楚子聞蠻氏

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變荆啓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其類相殘畧之也戎蠻不名告畧也

夏公至自晉　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　胡氏傳案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于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

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胡氏傳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內外宜别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

尊京師别内外之義也與闘土服遠以圖强霸則畀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

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　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吴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于兵暴國如莽其戾氣所感因將延吴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吴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

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地譜曰水

戰也　傳吳伐楚令尹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雖父之師七國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賊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鄅人入鄅

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　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 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 胡氏傳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穀梁傳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愚案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煅而弭之多愈然煅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

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于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曷為不成乎弒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　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問學無

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注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　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梁作夢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鄸城古老云古鄸城也　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罪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適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　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

之兄縶縶公羊穀梁並作輒 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 愚謂縶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者必

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于兄弟也靈公受其國于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于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

歸之有庸使少司寇𢕔以歸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羊作畔　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

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逆華氏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馬爾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入皆以南

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榖梁作東　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

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與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于境令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于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曰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衰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閒

閒公羊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

蒐何也以蒐事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大蒐于昌間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强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

攻賔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杜氏注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 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氏傳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 胡氏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

以木亂者其言王室讖國本之不正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氏注河南鞏縣有黃亭東漢志鞏有黃亭西北有湟水　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　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卑貴不以賤大不以爭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于當立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

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罪亦著矣　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元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踰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王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注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愚案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　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

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戒　愚案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氏注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　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　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王也謂之卒則可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

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傳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王使告閒庚戌二師還

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于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茍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氏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與不仁而已茍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于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

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于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杜氏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屬壽州

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畧而不序者皆以外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蠻荒故皆外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

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　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愚案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其篡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羨文也　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

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為恥然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係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于權臣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婼至自晉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冬吳滅巢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　黃父即黑壤晉地　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

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胡氏傳以王猛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子朝之衆尹召南宫甘氏之黨疑多助之在朝也然黃父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然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諸侯之責何美之有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有鸜鵒來巢　鸜公羊作鸛　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　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傳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梁作乙亥陽

公羊作楊　傳初季公若怨平子郈昭伯亦怨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溘溘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非聽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　胡氏傳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卑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

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杜氏曰齊侯唁公于陽州魯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也

野井　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欲伐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伐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

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頟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甞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餕饔之禮與昭

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為辭不哀可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杜氏注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據地譜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　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胡氏傳宋元意如之外舅也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卒其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

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絕于魯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其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道季氏為亂君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為後世戒深矣　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于善而忽遠畧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言魯地也　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

公也　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　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内皆叛也　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説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傳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單子如晉告急七月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宫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

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今案左傳則冬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然至三十二年書城成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注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如高郵孫氏及胡氏皆以成周即京師盖未考王城成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斷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而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

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中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何休注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尹氏為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劉氏傳親弒僚者闔閭也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闔閭弒僚則曷為以衆弒君

之辭言之謁也餘祭也夷眛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
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廢讓而毀
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衆弒其君也　胡氏傳
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
則國宜之光者僚惡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
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
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
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
退出于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將焉
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　楚殺其

大夫郤宛　郤穀梁作郄　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
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
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
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郤氏之族黨

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　愚謂恃國人之悅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于無道之朝至于見殺宜矣春秋書郤宛以為比之匪人無道不隱者之戒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

獨范鞅主之爾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隱諸慝而存之此春秋之所以扶微救亂也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境内邑杜氏注在魏郡斥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　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晉而後逆之　泰山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

如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杜氏注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傳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杜氏注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

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胡氏傳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于罟獲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氏注中國猶國中也　劉氏傳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外久矣曷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　常山劉氏曰書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于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　胡氏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

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氏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廢之而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　傳吴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

定其從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彊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訴于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

豈可遽絶之哉惟徐子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陸氏微吉曰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之為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

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古弓肱同音濫杜氏注東海昌慮縣 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杜氏注闞魯邑今案昭公

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呂氏曰取鄆取闞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

夏吳伐越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

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

之此變之正也　愚案杜氏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之此乃自王城而遷都之時故因諸大夫之城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公薨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傳諸侯失國出

弃者多矣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
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
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
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子也其
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
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因為後世之戒
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
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絶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
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所書圍
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
切著明
者矣

春秋集注卷九